1. 寬恕終結了特殊性。只有幻相才能被人寬恕，隨後它們便會消逝。寬恕能將你由一切幻相中釋放，為此之故，只寬恕一部分是不可能之事。緊抓幻相的人不可能自視無罪，因為他仍抱住了一個在他看來無比美麗的錯誤。他以為那錯誤「不可寬恕」，並視之為罪。他若不願親自接受寬恕，又如何能全然地給出寬恕？當他全然地給出寬恕的那一刻，必也全然接受了寬恕。於是，他那些秘密的罪咎消失了，因為他已寬恕了自己。

2. 不論你所珍視的特殊性化身為何種形式，你都已營造了罪。你拼盡一切微弱的力量，奮力抵禦上主的旨意，以保護它神聖不可侵犯。因此，它與你針鋒相對；它才是**你的**敵人，而非上主之敵。它好似將你由上主那兒割裂了出去。你為了保護它而不惜與上主分裂。你寧願保護上主從未創造的一切。然而，這一偶像看似給了你力量，實則取走了它。因為你把弟兄與生俱來的權利交給了偶像，使得他既孤獨又罪咎，而你也滿身是罪，只能與你的弟兄悲慘地立在那愛莫能助的偶像跟前。

3. 只消一句話，一句令你厭惡的竊竊私語、一段使人不快的境遇、或一件超乎預期的事，就能侵擾你的世界，使其陷入混亂。但真實的**你**並非如此脆弱，且易於遭受攻擊。真理並不脆弱。幻相無法動它分毫。但特殊性並非你內之真理。任何一點風吹草動都足以**使其**翻覆。缺乏根基之物向來無法穩固。不論它看似膨脹得多麼巨大，只消一點兒微風吹過，它也只能隨之搖擺、旋轉，不能自已。

4. 缺乏根基之物不可能穩固。上主豈會將自己的聖子遺留在沒有安全可言的狀態？不，祂的聖子安然憩息於上主之內。是你的特殊性成了萬物攻擊的對象，只要它們能走能爬，呼得出一口氣，還有點兒生命的跡象，就足以構成威脅。沒有任何事物得以倖免於它的攻擊，但也沒有任何事物不會威脅到它。它堅持不願寬恕，直到永遠，那就是它的本質；一份秘密誓約，使得上主願你擁有的一切都無法存在，而你要永遠地與祂的旨意對抗下去。一旦特殊性帶著那把冒著火舌的死亡之劍橫梗其間，那麼二者必會反目成仇，無法結合為一。

5. 上主請求你寬恕。祂不願讓那分裂的外來意願介入，阻隔了你的心願和祂願你擁有的一切。二者其實**無二無別**，因為特殊性皆非其所願。讓愛走上絕路豈會是祂們的心願？但祂們沒有攻擊幻相的力量。祂們無形無相，同屬一體天心，等著你把所有幻相都帶到祂們跟前，並徹底放下。即便是救恩亦不會挑戰死亡。上主深知死亡並非你之所願，但你卻自認如此。所以祂必會這麼說：「願祢的旨意成就」。

6. 為了你幻想出的特殊性，寬恕那創造了宇宙的偉大造物吧，祂是生命、愛、和神聖性的源頭，亦是完美聖子的完美天父。眼前的地獄是你選擇的家。這並非出自祂的選擇。別叫祂到這兒來，因為愛與救恩的道途業已受阻。然而，假使你願將自己的弟兄由地獄的深淵釋放出來，你就已寬恕了祂。祂願你永遠安歇於平安的臂膀，從此安全無虞，不再因思及任何的特殊性而破壞你的安歇，並激起種種憤恨。寬恕那神聖的那一位吧，祂無法給你你所造出的特殊性。

7. 那些自認特殊的生靈都在沉睡，它們見不到圍繞身旁的美麗境界。它們熟睡在棺架之中，一旁佇立的是自由、平安、與喜樂，它們呼喚這些生靈前來，從死亡的夢境覺醒。但他們什麼也沒聽到。他們夢見了特殊性，又迷失在自己的夢裡。他們厭惡那前來喚醒他們的呼聲，他們咒罵上主，只因上主並未將他們的夢境弄假成真。他們在咒罵聲中死去，但卻不是上主下的毒手，因祂並未創造死亡；他們的死不過是個夢。稍稍睜開你的雙眼吧；正眼瞧瞧上主派遣來的救主，並將他與生俱來的權利歸還給他。他的權利即是你的權利。

8. 受了特殊性的奴役的那些生靈終將得到自由。那是上主和聖子共同的旨意。上主豈會將自己打入地獄，永世不得翻身？你豈會希望自己的救主受此對待？藉由他，上主呼喚著你與祂一道，好將你們倆由地獄中拯救出來。看看他掌心的釘痕，他正伸手乞求你的寬恕呢。上主請你憐憫祂，也請你憐憫祂的聖子。別再拒絕祂們了。祂們要的，不過是讓你的心願得以承行。祂們之所以尋求你的愛，是為了讓你愛你自己。愛祂們吧，而非愛你的特殊性。你的掌心也有釘子的痕跡。寬恕你的天父吧，十字架苦刑絕非祂的旨意。